

我走进了城市

高勇 著
Gao Yong Works



那是一些积极的时间。
有关理想，有关破碎、昏黄的光线，
有关打工、爱情、城市和忧伤，
都已成了遥远的过去，成了岁月的符号……



青年原创书系

我走进了 城市

Gao Yong Works 高勇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走进了城市 /高勇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 11
(青年原创书系)

ISBN 978 - 7 - 5302 - 1159 - 5

I. ①我…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0464 号

我走进了城市

WO ZOUJIN LE CHENGSHI

高 勇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 bph. com. cn

新 经 典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三 河 市 三 佳 印 刷 装 订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50 × 1168 16 开本 20.5 印张 220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159 - 5

定价:2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引

1

我喜欢黑夜。这是岁月培养起的嗜好。当夜拉开了黑色的帷幕，城市的夜空中虽然没有烂漫的星宿，没有埋藏在浩渺、辽阔的夜幕中的神秘声音，我也还是喜欢把自己沉入这黑暗中，让心灵在其中逡巡踟躅。我知道，我与城市的沟通是顺畅的，我是可以把我的城市经历和对人生未知部分的想象铺开在眼前的黑底片上的。我也相信，我是可以诚实地倾吐出一些话语的，那是隐藏在一个年轻男人坚硬外表之下的“深刻的脆弱”。

看着一片质感的黑，一片让人遐思的黑色谷地，就由不得要点上一支烟，不抽，只是夹在指缝中。烟在独自燃烧着，感觉那点儿明灭着的火光竟然有着完美的穿透力和洞察力……

我仍在倔犟地使用着“客居”这个词语。我认为居住并不意味着扎根，即便是有了房子，也不等于就能让心灵摆脱飘移不定的状态。城市里的家是我花了近九年的心血营造的，我热爱这个家甚于热爱自己。可是，它并不是在我熟悉的经验世界，即我的故土上搭建起来的家。因为迥异的历史、传统、山形地制、温度、湿度、人情世故、场，因为时间还没有给它的崭新的外墙壁上贴上苔藓，我仍然不能将它等同于那个能用一些逻辑关系把自己推演出来的老家。

坐在阳台上，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看着环境优美的小区，心好像第一次落在了它本该降落的位置。花已经衰败，耐寒的草仍旧碧绿。树长得飞快，前一年，它们的身子还需要裹上稻草席御寒，转眼，它们已经有碗口那么粗了，在寒风里，它们站得坚韧，自信。健身器械们则孤独地站在小区广场上，老人和孩子们的体温已经散去，摸一下，一定会把手指粘上去，就像小时候一不小心手指头就会粘在冬天的铁门栓上……

看着新添置的家具，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电器，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成堆的书、报纸、刊物，挂在墙上的字画，却觉得这个家是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壳资源”。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字，竟然是“空”，空荡的空，空落的空。

这些都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曾经，能不能拥有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它们，都指向了我在城市里出没的成绩，指向了内心的踏实程度，但是，这时的它们好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作为城市生活最有分量的象征反而成了我的负担。我知道，如果没有这个家，没有这些“累赘”，我是可以义无反顾地返回村庄，和父母，和更多的人尽兴地过一个团圆的春节的，我需要那个家，我需要那个远在乡下的家来填满我同样空洞的心，然而，现在，我不能。

又听见对面楼上的那个人开始放电影《人生》的主题曲了。我还没来得及认识他。一个总是穿着一身军绿色户外休闲服的年轻男人，一个脸上刻画有鲜明的高原轮廓，像土地一样敦厚、壮实的人，我敢肯定，他和我来自同一片土地。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
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

煮了那个钱钱儿下了那个米，
大路上搂柴瞭一瞭你。

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口口照，

满口口的白牙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地开，
叫一声哥哥哟你快快回来。

《人生》这部电影，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看下去。我需要那曲烂熟于胸的、能把自己引入巨大的怀乡之中的旋律。我需要这无法医治的“怀乡病”。我需要那些从眼角里流淌出来的温热液体。

不由得要想起高加林在县文化馆翻看几本画报时，银幕上以特写镜头出现的高楼大厦、马路，还有腾空而起的飞机……心又动弹了起来。那不光是高加林憧憬着的生活，也是我憧憬着的城市生活啊！城市！即使是一座县城都与日出和黄昏时的颂词有关，与美学和道德判断有关。

那么，为什么要憧憬城市？为什么会失去理智这个身体的平衡器？为什么连小孩子都能“发现”城市和乡村的差异，然后，在他们的心里，为什么也会产生要过上城市生活的冲动？因为城市意味着有楼房的生活，意味着白面馒头、面包、奶糖，意味着时新的衣服，意味着马路、公园、商场、书店、影剧院、普通话、川流不息的车辆、暖气、抽水马桶，意味着漂亮的女孩子，也意味着一场在小说里和电影中见过的爱情。

现在看来，与其说我们的读书理想与更加宏大的叙事有关，与工人、科学家、官员、记者、编辑、作家、医生、教师、飞行员，还有“解放牌”卡车司机等具体的职业理想有关，还不如说是城市的完美性在吸引着我们这些乡村青年。我们接受的原本就是以城市为基本取向的教育，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迅速脱离土地，在城市里寻找生活和可能的事业。

一本一本一摞一摞的课本和课外书就是城市，那些抄写在黑板上的试题，油印的、铅印的、胶印的试题也是城市。我们知道，只要把那些书读完，读好，只要能通过残酷的高考竞争，上了大学，我们就能拥有一张进入城市的门票，我们就能把自己变成城市的俘虏。

更深刻的原因则是：那黄金般的农村的土地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由于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与农业、农村生活进步发展的不协调性，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土地已经不能更好地负担起我们的生活了，乡村也已经不能承载起我们对更加先进和文明的生活的追求了。

所以，虽然落榜的现实在第一时间里就挡住了我们的进城步伐，但是，一些“剩余”在土地上的青年的心并没有停落在土地上。我们仍然需要城市这个能够使自己摆脱平庸和贫乏的出口。城市仍然是生活的标杆，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的唯一理想仍然是能尽快地、永远地从自己的祖居地上分离出来，纵身一跃，到城市里去实现自己的转变。

问题是，在进城之前，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到一个进城理想将要消耗掉多少精力与心力，我们也无法想象，在拥抱过城市之后，又有多少人能不费时力地获得他们所憧憬的一切。

九年后的今天，我知道的是一个个发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精彩的、沮丧的、悲剧的、圆满的、惨痛的故事。也是在九年后，当我能比较自觉地思考一种被神话了的的城市理论时，我也才知道，眼睛这个造物的奇思妙想，竟然是我们追求城市生活的第一责任者。因为幼稚的眼睛，我们看不到城市的“真相”。

现在，我的农民身份已经不可遏制地走向崩溃，我大概也像个城市人了，但是，当真正过上这样的生活时，我才觉得，这并不是完美的城市生活，这种生活远远不能成为一种崇拜，不能成为应该向往的价值观，不能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被城市理论家们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城市不是我的土地。它在我之外，正如我在它之外。



卷一 那些忧伤的碎片

那是一些积极的时间。有关理想，有关破碎、昏黄的光线，有关打工、爱情、城市和忧伤，都已成了遥远的过去，成了岁月的符号。

卷一·一

2

夜就像是一种最不可捉摸却又深入骨髓的存在。当夜把村庄变成一个黑铁铸造的不规则的容器时，我，又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面对着远处黑魑魍的八盘山和乡村的星空怅望了。这时，星辰冷静得就像冰冻的微焰，而一条由繁星组成的河流则在村庄上空倾斜而出，与小河的流向几近一致。

村庄已经只剩下安静和清冷，仿佛嘈杂的白天留下的战场。远远近近处，几盏窑洞灯火在明灭着，而更多的人家早已进入了梦乡。其中，一些人的梦是甜甜的，里面有种种已经被现实印证了的向往。一些人的梦却是无奈的，因为没有挪开放在胸脯上的手，有时，他们还会被梦魇给惊醒……

1994年临近年关时，虽然生意已经开始回暖，我还是自作主张地在大门扇上挂出了一块“停业启事”的牌子，很有些郑重其事地关掉了自己的乡村裁缝店。没有伤感，反而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差点儿被水淹没了的人，在经过一番挣扎后又被自己的手拽出了水面。

心又跑到城市里去了。我知道，这是经过进城、回村这样的反复后，我对城市的最后认定。我仍然向往着城市。每当想到城市里那些车水马龙的日子一定要成为自己的日子时，一颗心就开始了新一波的

激动。

当大学之门向我关闭起来后，我这个在理论上已经被城市淘汰掉的年轻人，选择了进城学习裁缝技术，然后回村开店。可是，必须承认，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权宜之计。我还要进城去，我还没有考虑过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乡村的裁缝事业，奉献给那些已经在沉闷的色彩和呆板的服装式样中停滞了很久的村里人。

当然，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有必要向那些正在用自己的手艺服务着广大乡村百姓的裁缝们表示敬意。其中也包括和我一起学习过裁缝手艺的学友，我仍然想念着他们。

几年前的一天，当我从放在老家炕头上的一只木箱子里，翻腾出一些自己当年使用过的皮尺、剪刀、缝纫书籍、没有用完的裤钩、各种纽扣、纸样、自制的裁缝衣服的辅助工具、塑料模特时，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些量体裁衣、挑灯引线的日子……

我也不由得要想象上一番：如果能把裁缝手艺坚持下去，那么，今天的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生活是不是会过得更加“烂包”，或者，也可能更好一些？

3

对很多人来说，让人心动的初恋往往不只是一场深刻的遗憾和惋惜。停留在时间那端的初恋更意味着一场现实主义的疼痛，结局的残酷大于开局的美好，冰冷的回忆多过温暖的现场。所以，一些人越是想叙述初恋越是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惩罚，于是，也就只好把一段热烈而绵长的情感埋藏在心中，直到让它成为自己的殉葬品。然而，有人也还是能在平静的叙述中理解初恋的美丽，把没有结果的初恋当成是一种珍贵的营养添加到自己还要继续展开的爱情生活中。因为对少年男女来说，初恋几乎是必然要拥有的一段情感经历。如果不经历初恋的磨砺，我们的少年男女就不能长至成熟，长至能真正理解男女之间的事情。我们的少年男女的人生也就不能变得开阔起来，变得更加完备起来。

大河缓缓地流淌着，发出缓慢而低沉的哗哗声。大河两侧的村庄、集镇、万物生灵、男人和女人，也都在岁月的似乎是漫不经心的目光下，兴衰着，更迭着，灯火明灭，物是人非。

曾经，在同样是朔风塞满河道的日子里，我和王小桦总会漫步在乱石遍地的河岸上，想着群山中的村庄，想着能双双离开村庄到城市里创造另外的生活，也想过在大河边踮脚张望的女人，是不是想用目光拉拽住那些一辈子都行走在河面上的男人。

可是，现在，却是我一个人在河道里徘徊着。凝神倾听，我能听到潜行于河流底部的流水碰撞石质河床时发出的沉闷响声，然而，它们都在诉说着些什么？

王小桦也落榜了。不过，我清楚，因为我的农民身份和她家的城镇户口，因为她的父亲在文州县红枣加工厂工作，这个单位每年都有内部招工的指标，她迟早是要吃上公家饭的，所以，我一定会失去她。

生活中确实有“讨吃要饭相跟上”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但是，那样的爱情是非常稀缺的——因而，我们才礼赞那样的爱情。具体到某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在生命的青春期，是一定要有一段失败的恋爱不期而遇的。生活总是有办法把一段看似忠贞不渝的爱情变得脆弱不堪，生活也总是有办法把一个人的浪漫的爱情观锤打得死心塌地起来。

我说我是可以让她过上稳妥的生活的，我说我是可以给她幸福的，可是，对我，她根本没有信心。当她变得像一个啰里啰唆的女人一样反复在我面前说着“如果你也有个工作就好了”的话语时，我已经看到了即将出现在身体上的一道一辈子都不会愈合的伤口，看到了血将被阴干，成为痂。

不由得要想起那些简直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这大概也是离开村庄前最后一次集中精力咀嚼一段过往的情感了。

我真的不知道王小桦怎么就和我好在了一起，而且好得一点儿都不

含蓄。记忆中，这个在我看来当然是全村最美丽的小女孩一看到我就会笑，一笑起来就会露出村里的女孩子少有的玉米粒儿一样整齐白净的牙齿。如果她恰好是在和伙伴们一起跳皮筋，她会跳得更加起劲，两条小鹿一样弹跳着的白嫩小腿，让我在很小的年龄就懂得了什么叫“眩晕”。

只要在一起玩，小伙伴就会围过来起哄说她是她媳妇我是她男人，闹到高潮时，他们还会把我们拥着往对方身上靠。这些小屁孩，怎么就知道男女之爱说到底就是肌肤之亲呢？而我们俩的表现也是放肆的，在大人们所说的“半推半就”中，很快，我们就会拥抱住对方的小身子……

记得有一天，上课铃一响，我刚跑进教室坐在板凳上，同桌就示意我看看自己的书包，见我迟迟不把手伸进书包，他就压低声音告诉我说，不是死老鼠，是王小桦给你的好吃的。我这才把书包里的那个纸团慢慢揭开。我的小女人啊，她竟然把一个白面韭菜花卷装进了我的书包！

放学后，我连家都没回就先跑到河滩上的一块玉米地里，把花卷掏出来，一边看着它，一边想着王小桦。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想着要吃掉它了，我想把它留在肚子里，变成一滴血。

应该是在五年级的时候，一次，班里的女孩子又站在教室过道里，双手搭在两排课桌的边沿上，嬉闹着不让男生们经过，而打头的就是王小桦。这时，男生们就开始起哄让我带头冲过去。她也好像是在期待着我能做点什么，眯着毛眼眼“挑衅”我。于是，我一头朝她扑了过去。她把身子偏了偏，我的嘴唇碰到了她的胳膊……

那块皮肤竟然是皮肤吗？光滑、细腻、柔软，有恰到好处的凉。那一瞬间，我的一颗小小的心一定是动了一下。一次毫无准备的接触让我知道了女孩子的皮肤是什么样的，准确地说是王小桦的皮肤是什么样的。自从离开母亲的被窝后，我还没有接触过任何女人的身体。

那以后的很长时间，我都觉得自己的嘴唇是滑腻的。并且，这种感觉已经永远成了我的敏感的嘴唇的一部分。这一生，我只想与有这样品质的皮肤的女人亲近。

再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初中到高中，我们成了一对彻底的恋

人，在村庄和学校里，我们的举动是那么醒目。我们一起学习，互相追赶，共同进步。那么多的少年男女都沉浸在恋爱中不能自拔，但是，我和王小桦的恋爱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是理智的。

当我们的身体进一步像柳树枝条一样扯开时，在我的“央求”下，在村庄打谷场上的草垛背后，王小桦还把懂事以后真正的初吻给了我。她的少女的嘴唇湿润、烘热，但她的小巧的舌头却笨拙而僵硬。

我想着能与王小桦有进一步的肌肤之亲，她拒绝了我。可是，为了不让我失望，当我的手在她的身体上不安分地游走的时候，她开始允许我把一只羞怯的手放在她的已经温暖圆润、不再青涩的小乳房上……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结束一段发生在陕北高原上的初恋已经是一种必然。无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幼小的时候玩没玩过“过家家”，稍微长大后，是不是在角落里像电影里的人那样热衷于拥抱和接吻，或者在更大一些的时候，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接触、抚摸过对方的身体，甚至还有更大胆的行为，结果都不一定会形成婚姻。

我必须主动“放弃”王小桦。我也必须尝试着理解她。这是合乎道德的，我不应该是一个自私的人。在心里，我一遍遍地念叨着莱蒙托夫的诗句：

我俩分离了，但你的姿容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像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在愉悦着我的惆怅心灵

.....

几个月后，她成了一个正式工人。紧接着，她就很有些迫不及待地结婚了，男方在文州县税务局工作。而我，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择后，决定进城去学习裁缝技术。等我回到村庄摆了一个裁缝摊，在集市上再碰到回娘家的王小桦时，她已经是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她没有在我的摊位前停留，我也不乐意让她看见我的那副“惨样”。

高原，沉默，静止。但是，我知道，高原上仍然生长着内心丰富的人们。高原仍然是大大小小的河流的高原，是包括狼在内的所有生灵的高原，是稀疏的树木和野草的高原，是响在枯萎的草丛中的一声虫鸣，是蓝色、灰色、黑色的高天，是各式各样的云朵，是白天的太阳和夜空中的繁星，是鸟雀，是从村庄上空掠过神秘大鸟落下的一声叫喊，是从一个山沟里萦绕起的充满红铜质感的唢呐声……

多么广阔的高原！就像我即将要去闯荡的世界。这世界有多么辽阔，我的心就有多么辽阔。这世界给我递过来多少困难，我就有多少承受并试图解决困难的方法。这是一种让人骄傲的意识，它将支持着我到达自己能够到达的最高境界，从而让我在晚年时并不后悔自己在年轻时的“伟大经历”。

一帆风顺时，我们往往不能感受到高原意志对我们的塑造，但是，只要碰到一些挫折和失意，我们就能发现，那些一直潜伏在身体里的斩钉截铁的品质就会活跃起来。那是一些像岩石一样的力量，是结构的因而是创造的力量。

世界上或许真的有所谓宿命，有命定的虚无感，可是，怎样才能让自己在面对困惑时持有一种健康的态度？怎样才能让普通展示出另一番景象？我为什么就不能从自己身上挖掘出一切有用的东西，去“建设一个新自己，以及一座新建筑或者历史”？

我肯定不会成为历史河床中的一块特别有价值的石头，但是，我不是怯懦的，我还是想在生长过自己的地面上留下几件足以让人称道的事情。我应该让另一个时间段的人们，在偶然想起他们之前的岁月时，不敢小视曾经存在过的这样一些普通人。

因为蕴涵在高原身体中的那种崇高的力量，因为高原一直在为我提供着深沉的、永恒的节奏，我没有被巴洛克式的空洞的伟大和洛可可式的感伤所纠缠。我觉得渺小的自己同样能成为伟大生命群体中众多的高

贵者之一。

6

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所在的位置，一直在河套平原上以缓慢的节奏呈东西向流淌的黄河突然掉头南下，于是，绵延起伏的黄土高原猛然被一条阳光照射下闪着浓稠的黄色波光的河流劈开，一分为二为陕北高原和晋西北高原。裂谷惊天，峙立如屏。在少数真正的石山峡谷区，黄河在峡谷里怒吼着，咆哮着，波涛汹涌，恣肆汪洋，形成蔚为壮观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奇景。

也有意外的景象。在经过刀削斧劈般的峡谷区后，也会出现一段段宽阔起来的河道，尤其是在那些有支流汇入的小块扇形山谷旁侧，黄河好像成了另外一条河流，在大部分时间里，它沉稳地向南流走着，像是那种成熟事物都能呈现出来的平稳的、梦境一样的面貌。

王家峪，我的村庄，就坐落在一段宽敞起来的河道西岸的带状谷地上，一条名叫小镐河的小支流穿村而过汇入黄河。文州县城就位于王家峪村北十公里处的一座名叫狮子山的高陡山头上，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就有“铁州”的美誉。

毋庸置疑，王家峪所在地面的自然条件是恶劣的，由于断层作用和众多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小支流的切割，这块地面成了一块由石峁、沟壑与破碎而贫瘠的小块土地组成的集合体。生存在这里的一茬又一茬普通百姓的生活总体上说是艰难的、清苦的。据《续陕西省通志》载，这里“农耕勤苦，地多硗瘠，所种一亩得米三斗，便称丰年”。

但是，呈现异数的高原局部往往会有一群异样的生命，这些异样的生命一定会以自己的智慧和对特殊环境的适应性，创造出一种迥异于别的地方的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景观。

王家峪就是这样一个被黄河这条特殊河流成就着的村落。当高原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还在黄土地上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的时候，依托黄河之利，王家峪已经成为陕北高原上一个舟船云集、桅杆高耸、号子连天的

水码头，一个名噪一时的商贾会聚、店铺林立、物资丰富的商贸重镇。据《延绥揽胜》载，清乾隆嘉庆年间，“典当、盐铁、油布、棉粟、商行，均各独擅专利，懋迁陕北的有无，操持边地的金融者，多集中于小锅铺一带，借以辗转北送，互通交贸，洵物阜财丰，鼎盛区也”。

据说，现在的老街道就是当时主要的商业地段的一部分，鼎盛时，光这条街道上就有大小商号几十家，主要经营粮油、丝棉、绸缎、茶饭、客栈、钱庄等。至于那片已经被黄河连根拔走的商业区域，则主要经营皮毛、瓷器、盐碱、药材、石灰和纸品。那里也是曾经的渡口所在，每天停泊起锚的船只多达数十艘。

总之，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王家峪这块不大的地面上，舟船在黄河里穿梭往来着，操着各种方言的人群在街道、商铺、客栈里络绎不绝地拥挤着，货物在源源不断地流通周转着，骡马和骆驼的铃声在小路和官道上通宵达旦地回响着……

上天不会永远垂青王家峪。首先是天灾。据村里人辈辈相传和州志记载，从清朝康熙到同治的二百多年时间里，王家峪就经受过一百多次大小洪水的洗劫，其中嘉庆、道光 and 同治年间的几次洪水更是让大半个村庄都成了河神爷的地盘。然后，公路交通的发展又使得这一带的黄河水运失去了价值，据《延绥揽胜》载，“唯惜自咸同以来，商运改道，米脂镇川继起，而晋之来陕经商者，亦改而之他”。这样，王家峪这个曾经远播过自己的威望和声名的村庄，也就在村里人的一片叹息中家道中落了。

不过，王家峪仍然是黄河中游西岸地区著名的村镇之一。渡口虽然湮没，村庄还是方圆几十里地，包括隔河山西数个村庄的物资集散中心，舟船虽不像从前那么多，但河面并不寂寞。从小，我就记得在一条新修的街道上也有十数家店铺，每五天一遇的集市贸易也总是吸引着四邻八乡的人们，就像现在的乡下人要争先恐后地走进城市一样，他们也想在一个繁华的大村镇里体验一下另外的生活……

特别是，渡口的终结反而使王家峪的手工抄纸业得到凸显。在渡口衍生出来的商业主宰着村庄的年代，抄纸大概只是村庄生产形式的附